



青莲文学
主办：济宁晚报社
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
协办：济宁永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邮箱：qinglianwenxue@163.com

莲的怀想

朝颜

小时候，由于活动范围的狭窄，我只在村前的小河边看见过莲。即便如此，也充满了偶然的意味。那个小池塘原本是村民用于养水浮莲喂猪的，用竹竿隔成了数个小格子。不知是谁弄来一节藕扔在池塘里，很快落地生根，愈来愈旺盛，最后占领了整个池塘。也幸好池塘无主，村民们懒得去清理，它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在池塘里站稳了脚跟。那年初夏，我第一次看见莲花开放，惊喜之状真是难以形容。我尚未入学，还没有学会任何与美有关的形容词，只知道惊讶地张着嘴巴，许久都没有合上。

如今想来，对美的亲近与喜爱，真是与生俱来的。我盼望夏天，盼望莲花开放的季节。特别是清晨，我愿意早早地起床，借着洗菜濯衣等事情，奔向小河，奔向必经的莲塘。早上的空气总是特别清新，加上莲花那股清幽的暗香，不啻于锦上添花。我踮着脚尖儿使劲地嗅呀嗅，不知道世间还有什么味道比得过莲花的香味。那时我喊不出“生活多么美好”之类的感叹，但这种感觉却真实地存在于我的脑海里。我经常久久地停驻于池塘边，盯着那一朵朵硕大的粉红出神，联想起《西游记》里的观音，恍惚间就有了如入仙境的感觉。

初次结识写莲的文章还是初中课文里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。盖因我念小学时，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还未编入课本，而我的课外书籍较少。当我读到“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”这样的句子时，相似的体验让我瞬间如获知音。冲动之余，我第一次提笔写了一篇未经老师命题的作文——《我亦爱莲》。文章好坏自己无从评判，我却不知天高地厚地想到了投稿。彼时唯一能企及的期刊只有《初中生之友》，我看到里面发表的作文多附教师评语，便煞有介事地捧到教语文的张老师面前，请她评写。张老师刚刚毕业，正是对教书充满热情的年岁，她大笔一挥，给予了诸多溢美之词。那篇文章终究没能发表，稿子早已无处可寻。但如今提笔，年轻的张老师帮我写批语的样子仍清晰如昨。她弯眉垂首，面若莲花，白皙里透着粉红，纤尘不染，是我心目中如莲般美丽的女子。

回头细想，张老师培养学生成为写作爱好者纯属为爱发电。她那小小的房间里摆满了文学书，数次鼓励我去借阅。我没有为张老师采过一束山里的野花，没有送过一把家里种的花生，但她仍旧对我最为上心。每次作文讲评课，我翻开她递过来的方格本，上面是她用红墨水钢笔写下的密密麻麻的批注，作文后面还有大段大段的评语，它们给予我满心的喜悦和无上的鼓励。她喜欢在课堂上朗读我的作文，读到一个好句子时，就停下来赞叹一句。其实，那时候我们都没有足够长远的目光，看到几十年后她喜爱的学生会成为一名作家。张老

师那么做，唯一的理由是热爱。对文学的热爱，对学生的热爱，不求回报的热爱。

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后，实习时被分到了莲子之乡石城。我所在的学校横江镇丹阳小学四周盛开着莲花，实在合我的心意。傍晚，我喜欢走出校门，前往莲田散步。行走在花团锦簇的田埂上，整个人身心皆被陶醉，闻闻这一朵，摸摸那一株，爱不释手。待得暮色四合，方在蚊虫的驱赶下匆匆返校。自己做了教师之后，就特别能体会张老师当年的心境了。村小的孩子特别淳朴，恨不得把心都掏给老师。一些学生开始从家里往学校带吃的，一股脑放在办公桌上，然后人就跑了，让人不知如何是好。我有点担心孩子们带来的东西并未经过家长允许，这种现象必须及时制止。幸亏班级小，人也少，我利用班会课和他们进行了一次促膝谈心。我首先感谢了孩子们对老师的爱，告诉他们表达爱的方式有很多种，比如，用积极的课堂表现，用漂亮的作业和优异的成绩。我给他们讲了张老师的故事，请他们相信，如果说世间存在一种偏爱，那一定是学生的优秀让老师情不自禁。

两个月的实习转眼结束，孩子们哭着和我送别，用哽咽的声音反复说：“老师，还要回来……”可惜我最终没能达成再去那所小学的愿望，想来那些孩子也早已成年，各自奔向自己的未来了吧！我仍旧喜欢在夏天去乡间看莲，看它们开出好看的花，看它们结出饱满的莲子。每当这时候，我总是会想起小时候，想起张老师，想起人生中的第一届学生。



散文



小说

青苗村的大顺、二顺、三顺三兄弟，在方圆几十里是无人不晓的人物。

三兄弟原本不是本地人，他们的父母年轻时，从外地逃荒要饭到了石头镇，见这里依山傍水，风景优美，便在青苗村安了身。三兄弟长大成人后，都没靠种田养家，而是争相走上了经商之路。大顺不仅承包了山上的橘园，还经销外地的柑橘，全镇的橘子大都出自他手；二顺经营着一个小型服装公司，专门生产裤头、围巾等；三顺的公司主要加工水果罐头。哥仨儿的公司虽不算大，可他们做批发也做零售，一年下来，营业额都不是小数目。不过，近几年由于市场竞争激烈，哥仨儿的生意经营状况急转直下。

深秋的一个空中布满条形状阴云的上午，几只麻雀在两株就要落光叶子的梧桐树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。偌大的院落里有一大堆橘子，黄灿灿的。瘦如竹竿的大顺，倒背双手，弓着背，围着那堆橘子不停转圈。这么多橘子卖不出去，再拖下去会烂掉，那可就是血本无归啊！他心急如焚。

一辆半旧的黑色本田雅阁疯牛似的驶进了敞开的院门，车的引擎盖上掉了鸡蛋大的一块黑漆，看上去像沾了一撮白毛。车嘎地停下来，两扇车门相继打开，二顺和三顺先后从车上跳下来。

“哥，这可咋办呀？生意都不开张。”腆着将军肚的二顺，挥动着右臂火急火燎地说。

“明年说什么都要转型了……咱哥仨儿的生意已经不赚钱了！”大顺摊开双臂，摇了两下头。

二顺两手插进裤兜，歪着脑袋，一脸无奈地说：“可眼前这一关咋过呀？咱哥仨儿存了这么多货，总不能烂在手里吧……”

三顺的鼻尖上有个醒目的瘡子。他慢吞吞地说：“都半年没给员工发工资了，他们整天缠着我讨薪，我都不敢回家了，手机也不敢开机……”

橘子

孙健

大顺没吭声，弯下腰拿起一个蜜橘，撕去橘皮，跟谁赌气似的，将整个橘瓤塞进嘴里。他的腮帮子鼓了起来，泛起亮光，那猴急的样子，像是要几口就吞下眼前这座“橘山”。

说来也巧，恰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流行性感冒气势汹汹地来了。哥仨儿近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，身体状况格外差，很快都中了招。三兄弟服药多日高烧仍旧不退，只好一起去了镇医院，住进了同一间病房。三人躺在病床上打吊瓶，他们都惦记着家里的生意，谁也不吱一声。大顺眯着眼睛，瞅着门外络绎不绝的感冒患者，脑间突然灵光一闪。

几日后，哥仨儿从医院出来后并未回家，而是在大顺的办公室里一直密谋到夜幕降临。次日一早，二顺从村里找来十几位能说会道的村民，三顺捏着一沓百元钞，每人分了一张。这些人将那张崭新的百元钞对折后塞进口袋，坐在靠墙的长条木椅上，竖起耳朵静听大顺的安排。

真是奇怪，仅过了几日，购买橘子、裤头、罐头的顾客就渐渐多起来。又过了十几日，居然刮风似的人人争相购买。昔日无人问津的橘子、裤头和罐头，一时间成了抢手货，这可是百年不遇的蹊跷事儿。

近段时间，商贩若到哥仨儿这里进货，货款概不赊欠，必须现款。三兄弟终于缓过劲来，手里有了钱，心情好得不得了。这日上午，大顺坐在能转动的老板椅上，两根手指敲打着电脑键盘，另一只手轻轻拍打桌面，嘴一咧，来了句《四郎探母》中的唱腔：“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……”

“大顺，还有橘子吗？”门开了，进来的是留着板寸头的赵发财。他以前贩卖橘子，后来改卖苹果了。

“赵老弟不贩卖苹果了？”大顺慢悠悠站起身。

“啥赚钱就卖啥呗！橘子有现货吗？”

“一吨七千元！”大顺双臂抱胸，脸上露出一副六亲不认的神情。

“昨天一吨的批发价……不是六千元吗？”赵发财一脸不情愿。

“橘子的价格涨疯了，一天一个价，说不定明天涨到八千呢，要不要随便，不强求。”大顺爱理不理地说。

“要！要！”赵发财说罢便用微信扫码付了款，然后颤动着腰间的赘肉出了屋。

近段时间，订单如雪片般向三兄弟纷至沓来，三人的生意一改往日的颓势，销量剧增。

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，这股让人看不透的抢购风依然呜呜地刮，且还从乡村刮向了县城，就连城里人都晓得了，今年是灾难年，要想破灾免难，只需长辈给晚辈送罐头和裤头各一个，晚辈回送橘子十个即可。这一传闻宛如流感病毒似的，四处蔓延，三兄弟的库存不仅销售一空，且订单还源源不断，三人赚了个盆满钵满。这个点子是大顺想出来的。

这毫无依据的事儿，能有人相信吗？信的人应该不多，可由不得你不信，图平安的事，万一灵验呢！那些散布谣言的村民，刚开始见大家抢购，偷着乐，暗自说那些抢购的人真傻。可没过几日，他们都沉不住气了，也急切地把那些东西买了来，送给了自己的晚辈或长辈。

这日中午，快递员送来一个包裹，是从几百里之外的一个小镇寄给大顺的。大顺暗自纳闷，谁寄的呢？

大顺啜一口酒，放下酒杯，起身打开纸箱，里面竟然是三个罐头和三件裤头，还有一封信。信是舅舅的亲笔：这几天海城流行起长辈给晚辈送罐头和裤头，也不知你们那里是不是也这样？还不是图个平安嘛！你们收到快递后务必给我寄来三十个橘子，切记！

哥仨儿凑在一起，看完信，一脸愕然，各自瞪大眼睛，许久没说一句话。